



世界历史故事

(四十三)

张立虎 主编

目 录

非暴力主义者：甘地	员
土耳其的民族危机	源
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	怨
希军入侵和土耳其反攻歼敌	缘
土耳其凯末尔革古鼎新移风易俗	猿
华夫脱的建立与谋求民族独立的活动	獭
1919年埃及反英起义	猿
里夫解放战争与“里夫共和国”的建立	獭
印尼至善社和伊斯兰联盟	獭
从“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到印尼共产党	缘
1945年印尼人民反荷武装起义	獭
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入侵	獭
桑地诺游击队的“护宪战争”	远
桑地诺游击队的独立反美斗争	缘
桑地诺游击队的失败	苑
美国“黑幕揭发”运动	苑
墨西哥卡德纳斯领导的民主改革	苑
庇隆：在阿根廷“留下深深足迹的人”	獭
埃塞俄比亚改革家海尔·塞拉西	怨
越南义安河静的苏维埃运动	员
九月风暴和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猿
义静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苑

古典物理学的矛盾和危机	页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	页
揭开镭的奥秘的科学家玛丽·居里	页
两人世界：四口之家	页

非暴力主义者：甘地

火车轰隆隆地驶出车站，开往南非特兰士首府普列多利亞。在火车的头等车厢里坐着一位印度青年。他就是刚从英国伦敦大学法律学科毕业的英汉达斯·卡尔姆昌德·甘地。刚回国不久就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布杜拉招聘，去南非办一起源万英磅的债务诉讼案。

火车抵达第一站彼得玛利慈堡时，有个欧洲白人走进车厢包房。这白人一见到有色人，尽管其衣着是英国式的，仍怒气冲冲地召来车长。

“为何让我和‘臭苦力’同房！”白人蛮横地命令车长，“他不去行李车厢，就赶下火车！”

甘地被驱逐下车。这是一件极令他受屈辱的事。甘地说，这是“我平生从未受过的侮辱。我的积极非暴力行动就从这天开始。”

甘地是杂货商之意。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主要来源于宗教，首先是印度教。印度教中有三大主神，即婆罗摩、毗湿奴和湿婆。婆罗摩亦称梵天，是创造世界万物的始祖，被奉为创造神；毗湿奴有降魔的能力，掌保护，为守护神；湿婆则是毁灭之神。甘地一家信奉毗湿奴派。印度教的主要教义仍沿袭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因果业报、人生轮回和非暴力。甘地深受严格反对暴力的影响，主张仁爱、素食、厌恨杀生，连虫蚁也不杀。甘地熟读过印度教经典，并把“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的话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来到南非后，他再次读了《可兰经》和《圣经》，新约中“……不要

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些话深入甘地的心。他认为所有宗教都含着仁爱精神。加上托尔斯泰的“天国就在你心里”的影响，更使他认为，任何政治斗争都要以“仁爱”精神为主导，从而萌生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论。

甘地在南非时期，已经在理论上、实践上创造了非暴力抵抗运动。他四处阐释非暴力主义思想，告诫南非的印度侨民，要清除使印度教徒与回教徒分裂的古老仇恨。他向愚昧无知的人群宣传两条戒令：一是要清洁，二是做人要绝对诚实。同时，他领导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进行和平进军，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歧视法规，如限制印度人旅行、禁止罢工、沉重的人头税，只承认基督教式的婚姻为合法等等。直到有 缘万印度人参加非暴力运动，迫使南非政府颁布了新的法案：废除人头税，承认了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允许持有盖过指纹登记证的印度人进入南非。甘地在南非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取得了一定胜利。

甘地认为印度必须独立。但他主张反英斗争只能采用和平斗争方式，与英国殖民者实行“不合作”和“非暴力的抵抗”。因此，他的斗争方式又称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了在印度开展大规模的运动，缘年，即来南非 圆年后，甘地放下律师的工作，回到印度。并于同年 缘月在印度古代手工纺织业中心、印度西北部阿默达巴德城，成立了坚持真理的非暴力学院，推行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活动。”“不合作”的主要内容是“总罢业”，包括：印度人辞去英国殖民者授予的公职和爵位；不参加殖民政府的任何集会；不接受英国教育，从公立学校领回子女，自设私产学校；不买英国

货，自己纺纱织布，使用土布；印度人不在英国银行存款，不买英国公债，抵制英货，拒绝纳税，等等。其方法是：实行罢课、罢工、罢市。这些内容并非甘地的创造。在 1906 年 9 月印度独立运动中，提拉克等人已经领导了这类斗争。但是，把它统一在非暴力的政治哲学思想之下并使之成为系统的内容，形成一个新的、群众性的反抗英国统治的运动，这是甘地对现代印度政治斗争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殖民当局不仅不让印度自治，反而颁布了更回严酷的法案，加紧对印度人民的残酷剥削。其中之一是“食盐专营法”。法案规定严格控制食盐生产，任意抬高食盐价格和盐税，引起了印度人民的极大不满。1930 年 3 月 12 日，甘地向英印总督发出公开信，提出废除食盐专营等 12 项要求，遭到总督拒绝。于是，甘地就带领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信徒向“食盐进军”。

3 月的一天早晨，年过花甲的甘地，剃着光着，皮肤黝黑，瘦骨嶙刚，上身裸露，腰间缠以土布，手中拿着竹杖，率领 200 名信徒，在阿默达巴德城的修道院门前，面对西南大海的方向，甘地高举竹杖，带领众信徒，高声宣誓：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众人齐声跟着喊道。

“除非英国殖民当局修改食盐专营法，印度获得自由，否则，我们决不再回到这里……”

宣誓完毕，甘地迈出步伐，开始了“食盐进军”，到大海边去用海水煮盐，以此来抵制英国殖民当局的食盐专营法。他们从修道院门前出发，徒步行走，每走一个村庄，都



召开群众大会，号召村民们参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沿途群众有听宣传的，有看热闹的，也有加入甘地队伍的。甘地他们走了 3 天，行程 300 公里，才到达孟买以北的海边村庄丹地。这时，他的队伍已经有上千人。当天晚上，他们绝食祈祷号召村民举行示威，反对英国统治者。

第二天上午，甘地带领众多的信徒到海边沐浴，然后开始取海水煮盐。每天清晨，甘地带领信徒到海边劳动，不怕风吹日晒，腰痠背痛，一直坚持了三星期。印度报纸广泛地报道了甘地的“食盐进军”；全印沿海地区，也都展开了自制食盐的行动。与此同时，全国城乡各地到处举行示威游行、罢工、罢课，一个群众性的反英斗争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

甘地原想通过“食盐进军”，把反英斗争局限在“非暴力”的范围内。然而得到的是英国殖民者的暴力镇压。但是，作为一个民族运动的领袖，甘地争取印度独立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食盐进军”只是他争取独立的许多斗争中的一件事。其他还有 1931 年的反对罗拉特法案；1930 年的“提倡纺织和服装用土布”运动。甘地一生中发动了三大群众运动：反对殖民统治，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宗教偏执。为了表示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他效法印度古代苦行僧的样子，削发光顶，上身裸露，腰间缠着土布，这种装束一直保持到他逝世。印度人民十分怀念这位一生反对殖民统治，领导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尊称甘地为“圣雄”、“国父”。

土耳其的民族危机

1919 年至 1922 年的希土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

土耳其人民反对协约国列强的武装干涉，抵抗协约国支持的希腊军队入侵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历时 3 年，以希腊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自 17 世纪以后逐渐走上衰落的道路，至 19 世纪后半期，已经沦为半殖民地。1908 年，土耳其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但在革命中上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未能从根本上改革弊政，发展经济，反而沉醉于大土耳其主义的梦想，希图依靠军事威力恢复奥斯曼帝国昔日的荣光。因此，当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那些具有强烈亲德思想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们，便无视国民的反对，无视意土战争（1911 年）和巴尔干战争（1912~1913 年）给国家人口、财力和军事力量等方面带来的巨大损失，毫不犹豫地将土耳其再一次推入了战争的深渊。战火中的奥斯曼帝国，军事失利、经济崩溃、政治无能，到 1918 年底，城市饥民举行了暴动，前线士兵大量逃跑，协约国的军队则在步步进逼，形势已经不可收拾，这个“西亚病夫”终于变得奄奄一息了。1918 月份，给土耳其带来这场灾难的青年土耳其党的头目们宣告辞职，纷纷逃匿。刚刚即位不久的苏丹穆罕默德·瓦希代丁慌忙任命艾哈迈德·伊泽特帕沙为首相，并交给他一项谋求休战的使命。

1918 年 10 月 30 日，以海军大臣劳夫上校为首的土耳其代表团，在停泊于利姆诺斯岛摩德洛司港的英国军舰上，与英国的卡尔图普海军上将签署了《摩德洛司停战协定》。按照协定的规定，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并由协约国军队占领，对各种船只完全开放；奥斯曼军队立即解散；土军的军舰全部交给协约国；无线电台、海底电缆、军事仓

库一律交由协约国自由使用；土耳其所拘留的战俘应加以释放，但协约国方面的土耳其俘虏仍被拘留。尤其苛刻的是，它还规定，一旦情况威胁到协约国的安全，协约国军队可以占领土耳其的任何一处战略要地。

西方列强企图瓜分土耳其的阴谋由来已久。还在大战进行之际，英、法、俄、意等国就通过 1915 年 7 月的秘密协定、8 月的《伦敦协定》和次年 9 月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对战后各自在土耳其将获取的领土和势力范围作出了详细的规定。1916 年以后，希腊人也参加进来。现在，这一蓄谋已久的瓜分计划正式付诸实施了。停战协定签署之后，一支由 33 艘军舰组成的协约国舰队驶过达达尼尔海峡，于 10 月 1 日开进伊斯坦布尔港。10 月 13 日法军司令骑着一匹由当地希腊人赠献的白马，以征服者的姿态，率领英、法联军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此时，英军占领了土耳其东南部的摩苏尔、乌尔法、阿伊安太普、马腊什以及黑海沿岸的萨姆松和梅尔济丰等地；法军由叙利亚开进了基里基亚和阿达纳地区，并且控制了东色雷斯铁路；意大利则在小亚细亚海岸登陆，占领了安塔利亚和科尼亚。同时，英国人又煽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库尔德人暴动，要求独立，并唆使亚美尼亚的达克纳什党人向土耳其东部扩张，为瓜分计划中确定的建立库尔德斯坦和扩大的亚美尼亚国作准备。在伊斯坦布尔，一些希腊人在他们的大主教教堂中成立了“归并协会”，意图将色雷斯从土耳其的版图中分裂出去；而萨姆松和特拉布松两地的希腊人则组织了狙击队，对土耳其村落进行袭击，打算成立“黑海国家”。1918 年 5 月 19 日又发生了一件使土耳其人最为痛心的事件，希腊军队按照协约国的决

定在伊兹密尔登陆了。

伊兹密尔是土耳其的第 圆大港口城市，伊兹密尔省和附近的艾登省不仅是重要的农产品基地，而且拥有各种重要的工业原料和大型工厂，这一地区的丧失将使土耳其受到严重的物质损失。大战以后，在贫病与饥馑之中苦苦挣扎着的土耳其人，精神沮丧、士气不振，似乎准备接受战胜国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任何条件。他们默认了帝国那些边远省份的失落，也忍受了协约国对其本部各省的进犯，甚至还容忍了他们对于帝国首都的侵占，因为这些胜利者的军队迟早总要退回本国去的。而希腊这个不大的邻邦，一个过去的附属民族，一支在大战中从未与土耳其作过正面交锋的军队，却随着那些西方大国一道，突然冲进了安纳托利亚心脏地带，这实在是一种忍无可忍的屈辱。而且土耳其人一开始就明白，希腊人的入侵绝不是临时性的占领，而是为了永久性的吞并。

希腊自 1830 年独立以来，就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占有马其顿、色雷斯、达达尼尔海峡、小亚细亚西海岸以及全部的爱琴海诸岛，恢复古希腊时代的理想疆域。它为此而宣传大希腊主义，为领土扩张制造舆论。1912 年，希腊为夺取克里特岛曾与土耳其发生了第 1 次军事冲突，虽然战败，但由于列强的干预，土耳其被迫撤走了克里特岛的驻军，允许克里特岛自治。希腊在失败中知道，单独对付土耳其难以成功，乃于 1913 年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结成巴尔干同盟，联合对土开战，结果，使土耳其丧失了欧洲大部分领土。然而，巴尔干同盟很快又在分配战果时发生严重分歧，导致了第 2 次巴尔干战争，战争结果，又使希腊从保

加利亚手里夺得了包括萨洛尼卡在内的马其顿南部，以及色雷斯西部沿岸地区，同时，希腊正式合并了克里特岛。1914年大战爆发后，协约国集团极力拉拢巴尔干诸国参战，以期切断德奥与土耳其之间的联络。作为希腊的参战条件，协约国同意在战后将塞浦路斯岛及土耳其小亚细亚西岸的部分领土划给希腊。这一允诺正中希腊首相维尼泽洛斯的下怀，只是维尼泽洛斯的参战企图因受到国王康斯坦丁的阻碍而迟迟未能实现，直到协约国直接干涉希腊内政，迫使康斯坦丁逊位之后，希腊才得于1917年10月，随同协约国参加了巴尔干方面的战役。大战役结束后，维尼泽洛斯在摩德洛司停战协定签订后的10个月，即向巴黎和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文件的附图上，维尼泽洛斯从黎巴嫩到马尔马拉海的陆地间划了一条线，要求把这条线以西的安纳托利亚领土划归希腊。希腊如此提出它的要求，自然没能得到满足，但协约国仍然决定将伊兹密尔、艾登、马尼萨各省划给希腊。当协约国的舰队护送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登陆时，伊兹密尔的希腊人欣喜若狂，有的哭，有的叫，有的敲动乐器，码头、路旁和希腊人的居住区内到处都悬挂着希腊国旗，爱琴海沿岸的许多城市也在欢庆，仿佛从1918年10月15日起，大希腊的复国理想已经开始实现。

但是，希腊人的美梦很快就被艾瓦勒克的枪声惊破了，他们惊恐地发现，土耳其人压抑在心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土耳其民族解放的烈焰迅速燃遍了整个安纳托利亚高原。

✿ 杂 匀 限 允 限 耘 蕴 限 杂 匀 限 耶 哉 杂 匀 限 ✿

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

当土耳其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时，软弱、怯懦的苏丹政府不仅毫无振作之举，反而甘当傀儡，事事仰英国人鼻息。苏丹瓦希代丁除关心保持其帝位外，对其他国事一概不问，达马德·费里特里内阁则对“只要是能够保全苏丹以及他们个人生命的事”一概准备表示同意。瓦希代丁和费里特甚至加入“英国之友协会”这类卖国组织，准备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

土耳其人对于这样一个政府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他们成立了“色雷斯和土耳其欧洲部分协会”、“东方各省护权协会”、“特拉布松和邻省区中心会”，以及伊兹密尔的“反对兼并协会”等爱国团体，谋求自救之路。当苏丹政府死心塌地执行英国人的命令，交出要塞和军舰，收缴枪械、遣散军队，要使自己的国家彻底丧失反抗能力的时候，土耳其人民则纷纷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乡。1919年缘月底，希腊人开始扩展占领区，他们从伊兹密尔出发，分别向马尼萨、艾瓦勒克和艾登、纳济利一带推进。在艾瓦勒克，入侵军受到了以阿里贝为司令的一支约1500人的土耳其军队的狙击，虽然土耳其人未能阻止希军的前进，但这次交火却揭开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此后，希腊人在进军的沿线到处受到民族自卫军的袭击。缘月15日，民族自卫军突袭已经进入艾登的希军，并迫使敌人一度撤出该城。不过，这些自发性的武装力量人数不足，缺乏统一指挥，兵器亦极简陋，无法抵挡希腊正规军的进攻。希腊人不久就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其占领



区北接海峡联军共管地带，南逾大门德雷斯河与意大利的占领区域相连，西临爱琴海，东越艾登与马尼萨一带。达到上述目标后，希腊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转而谋求实现其政治目标，即企图通过国际公约的形式将其侵占的领土合法化。这样一来，土耳其国民自卫军在占领区周围地带的游击活动，便构成了一条从艾瓦勒克至纳济利、萨赖克伊的防线，双方在一个时期内处于一种军事对峙状态。

另一方面，占领安纳托利亚南部各省的英军，根据协议将乌尔法、安特普、马腊什等地移交给了法军，而法军又进一步占领了梅尔辛和阿达纳，同时纵容军中的亚美尼亚团对土耳其居民大肆屠杀。这一地区的人民忍无可忍，在西线义军的感召下纷纷成立民族自卫军，与占领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其中，安特普城的保卫战表现得尤为壮烈。这座城市的军民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与法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法国人动用飞机和大炮，仍不能使之屈服。城里的人们坚持了怨个多月，最后终于在饥饿与疲惫中垮下来，而法军则以阵亡~~法国~~人的高昂代价方才占领该城。土耳其人的英雄气概震惊了西方世界，也迫使法国不得不考虑停止军事进攻。法国东方军团司令戈普将军叹息道：“为攻下安特普城，法军曾费去怨个月的时间，然而在安纳托利亚有上千个安特普。”~~1919~~年 圆月，为了表彰和纪念安特普人民的业绩，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决定授予安特普以“加济安特普”，即“英雄的安特普城”的称号。安纳托利亚南方各省的抗法斗争，不仅削弱了法军深入土耳其内地给新生的民族政权带来的威胁，而且直接促成了法国政府与安卡拉政府的谈判，为日后法国退出协约国干涉行动，为土耳其对希腊战争的最后胜利

创造了先决条件。

以各种爱国团体和各地武装斗争为主体的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但它现在还处于漫散状态，缺乏统一领导，不能对敌实行强有力的打击，且有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这时，以凯末尔为首的土耳其商业资产阶级毅然承担了领导这一运动的历史重任，穆斯塔法·凯末尔出生于萨洛尼卡的一个官吏家庭，曾受过从幼年军事学校到高级军事学院的系统教育，在意土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中屡立战功。大战爆发后，他指挥了 1913 年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成功地保卫了首都。在以后的各次作战中，他又不断地为自己赢得了新的荣誉。摩德洛司协定签订以后，他看到苏丹政府一味遵从占领军的旨意，解散军队、收缴武器，不禁忧心忡忡。为日后光复河山，凯末尔将自己所部的骨干军官悄悄转移到托罗斯山以北各地，将所余武器装备散发给安纳托利亚南部各省群众。1915 年底，凯末尔奉调回到伊斯坦布尔，他原想在政府内，联络一些爱国人士，掀起民族救亡运动。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在伊斯坦布尔很难有所作为，苏丹及其党羽反对一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首都所有反侵略活动一律采取镇压手段。于是，他决心回到安纳托利亚去。恰逢此时，瓦希代丁任命他为远驻安纳托利亚东部埃尔祖鲁姆的第 1 军团检阅使，负责镇压萨姆松一带希腊潘托斯党人的叛乱，并监督执行剩余奥斯曼军队解除武装和复员的工作。于是凯末尔得以摆脱苏丹内阁的控制，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全身心地投入到领导土耳其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去。

1915 年 5 月 19 日，即希腊人在伊兹密尔登陆后的第 3 天，凯末尔在萨姆松踏上了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之后，他立

即通电各省省长及驻军军长，号召他们组织群众集会，抗议希军的占领行动，并提议各省派代表在锡瓦斯召开大会，商讨解决国家危机的方案。通电中关于领土完整、民族独立的救国原则和召开国民议会的提诉，确立了未来《国民公约》的基础，也立即得到了各地驻军、师长们的热烈拥护。凯末尔的活动引起了苏丹政府的恐慌，他们开始用各种各样公开的或秘密的手段向其施加压力。但凯末尔并未屈服，为了避免发生公开背叛奥斯曼政府的行为，他干脆辞去军职。1919年7月1日，他以一个在野政治家的身份，在埃尔祖鲁姆主持召开了“东部各省保卫主权大会”。会议选出以凯末尔为主席的代表委员会，通过了会议章程及《告全国人民书》。这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实现土耳其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要求民族自决及武装独立；反对外国的占领与干涉，不承认委任统治等等。并指出如果奥斯曼政府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则应另外建立一个由全国代表大会推选出来的新政府。8月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又在锡瓦斯举行大会，凯末尔再度当选为代表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将“东安纳托利亚主权保卫会”扩大为“安纳托利亚和罗姆里主权保卫会”，使之具有全国保权总会的性质。大会否定了某些代表关于接受美国委托统治的提议，重申了埃尔祖鲁姆大会的各项原则。

苏丹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民众信任，便主动派其新任首相与已经迁往安卡拉的代表委员会建立联系，并提议在伊斯坦布尔召集国会，企图利用国会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削弱凯末尔党人的影响。然而，苏丹的计划还是失算了，来自安卡拉的一部分国会议员，将安纳托利亚的民众呼声带到了伊

斯坦布尔，而奥斯曼帝国的国会议员则受到感染，反而于 1920 年 3 月 23 日通过了《国民公约》，它以土耳其独立宣言的形式，确认了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大会所宣布的各项原则。公约明确指出，由大多数土耳其人所居住的土耳其领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西色雷斯、安纳托利亚东部 猿省以及阿拉伯人所居住的地区，应由当地人民投票决定其命运；要保障伊斯坦布尔和马尔拉海的安全；邻国间民族权力平等；公约还进一步提出了取消治外法权，以保障土耳其拥有完全独立和自由的原则。《国民公约》是对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政策的公开挑战，引起了苏丹及英国人的不安。1920 年 猿月 24 日，英国陆战队登陆，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及各政府机关，逮捕并流放了几十个倾向凯末尔的议员，国会解散，费里特帕沙重新上台，凯末尔及其他民族派领导人经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的缺席审判，被判为死刑。源月 25 日，一支由苏丹政府军官指挥的“哈里发军”，由伊兹米特开往安纳托利亚内地“剿匪”。同时，苏丹政府还采取各种手段在安纳托利亚制造叛乱。伊斯坦布尔向安卡拉开战了。

当奥斯曼帝国国会占领军强迫解散的消息传到安卡拉的时候，凯末尔立即召集了“大国民议会”。经过激烈辩论，大会通过了凯末尔提出的建立大国民议会政府的建议。政府由委员会和议会两部分组成，议会负责制定法律和选举政府委员，委员会则是政府执行机关。1920 年 缘月 源日，由 猿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正式成立，凯末尔兼任议会议长及委员会主席。然而，民族政府成立之初，整个安纳托利亚仍处于动荡之中：东北部各省面临着亚美尼亚人的威胁；东南部地区有库尔德人声势浩大的武装叛乱；南方诸省正与法国军队

苦战；伊兹密尔地区的希腊人则在集结军队，准备新的进攻；而各地的叛匪活动更是猖獗一时。在巴勒克西尔、博卢、杜齐克、约兹加特、阿菲永和科尼亚等地，都发生了规模不同的武装反叛活动，它们大多受到苏丹政府和占领军的支持与资助，与哈里发军联合起来向安卡拉进攻。面对敌人的进攻，安卡拉政府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击。源月 圆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背叛祖国法》，并成立独立法庭，以审理叛乱案件。各地的民族自卫军及少数驻防部队与叛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至 远月间，安卡拉以西的各支叛匪均被击溃，哈里发军逃回伊斯坦布尔，中南部约兹加特、科尼亚一带的叛匪不久也被消灭，东南部地区的局势至 愿月也基本被平定。

当土耳其人正为保卫他们的民族政权与反叛分子激战时，协约国集团却在圣雷莫会议上着手确定瓜分土耳其的条约。条约内容极其苛刻，但苏丹政府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于 愿月 苑日在法国的色佛尔城签了字。按照条约的规定，土耳其将失去以前在非洲和近东的所有阿拉伯属地，而且还要把基里西亚和叙利亚边境一带的大片土耳其本土割让给法国；摩苏尔要割让给英国，伊兹密尔及其邻近地区将被希腊吞并；海峡地区将归国际共管，而且无论平时或战时，对协约国军舰、商船都一律开放；土耳其欧洲部分的领土也缩小到只有伊斯坦布尔及其邻近不大的一块地区，而协约国将来仍有权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伊斯坦布尔。条约还拟定，将在小亚细亚东部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而埃尔祖鲁姆、特拉布松、凡湖、比特利斯等省则将并入亚美尼亚。条约还规定安纳托利亚西南部为意大利的势力范围，东南部为法国的